

道 獸

著 汀 沙

獸道



版 權 所 有 · 不 准 翻 印	刊 行 期 卅 五 年 四 月	刊 行 者 羣 益 出 版 社	著 作 者 沙 汀
---	--	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題 記

這裏的十二篇小說，是從四個短篇集選出來的：航線，土餅，苦難和祖父的故事。

前三種在文化生活社出版，上海陷落，紙型來不及運出，隨後書店又遭敵人查抄一次，下落也就更加渺茫。後一種由鄭振鐸先生編入文學研究會一套叢刊里面，由商務印行，因為戰事關係，至今不曾得到一點消息。

這四本集子，共有小說四十篇，我在上海期間所寫的東西，大體盡於此了。現在選出這十二篇來，雖然多少有點敝帚自珍的意思，但這並非我的選集，目的倒在：第一，保存一部份材料免致失散，其次，我相信少數並無成見，真情實意喜歡我的作品的讀者，或許還需要翻翻它們。

我說不是選集，這也並非自謙，因為無論如何，我現在還沒到要出一本選集的時候。而這欄的不妥當，正如朋友們半開玩笑，親封我為幽默作家，諷刺作家時所常感覺到的不

一樣。老實講吧，雖然才能天分都有限，當一想到若干成績斐然的師友，都還在勞績精華的時候，我也實在羞於故步自封，站下來不走了。

我初學寫小說，是一九三零年，這里面寫作時間最遲的一篇東西，是三六年六月，因此這也不能說是選集。同時，也沒有將戰前的創作活動作一結束的意思，因為一般的說來，我並不覺得我在題材上，見解上，戰前戰後有着怎樣的差異。如果強要說它們也有不同的地方，這個不同，也只表面的不同而已。然而，如果擲過迴顧一下我短短的創作歷程，要找出一個差異來，也不是很難的。大體說來，航線士餅以後所寫的作品，較為合乎我的理想，寫的時候也痛快省力。因為它們都是我所熟知的題材的緣故。而航線士餅當中的大部作品，則多是憑一時的印像，以及若干報紙通信拼製成的。正惟其如此，寫起來吃力不必說了，最主要的，是頗難於寫出一個壓秤的人物。

因此，便在這一本材料有限的集子當中，讀者也不難看出，編在最末的各篇，所有的故事，人物，背景，都已經取材於四川了。而且，一部份着重在寫人物。這個改變，在我是頗為有意義的，而促成這個改變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是我一九三五年回過一次故鄉，重新

接觸到了生活。由此也更可見生活智識之於我輩的重要。我常常這樣想，技巧誠然是了不得，它可能幫助你準確適當的處置你的資料，在攝取材料的時候。它能給你的方便也不會少；可是，如果和生活脫了節，你就只有累空，至少，你會覺得事半工倍。但自然，思想，是更重要，不過思想也必需以生活作養料，它才不致枯死，不致僅僅教會你裝腔作勢。

因為收在這里的全是戰前的作品，讀者也許以為它們和現實無關了吧？這是對的，若果你把現實同新聞看成了同義語；而現實一語若果別有解釋，那麼，至少至少，這里所表現的，正和目前的情形有着頗深的血緣關係。舉例來說：那位烹調專家，已經絕跡仕途了麼？沒有！說不定經過訓練，挑選，已經正式當了縣長，喉嚨也變得更粗了！丁鄉約也一定另外頂了個頭銜，正跛着條腿，挨家挨戶催收糧谷，并熱中於種種新政。而那個軟弱的智識份子，更不見得會對老婆的孕脈泰然處之！

最後，我還要放一大炮：我所寫的若果真已和現實無關，抗戰早勝利了！

編校既訖，信筆寫此題記。

一九四四，十一月卅日，於敵人西進聲中。

瑩兒

孩子一生下地我就隨時叮嚀着：

「瑩兒要讓他粗野些啊！沒嬌慣了。」

然而對這叮嚀，妻總睜着不相信的眼光，有時還故意做出親暱的樣子氣人。

「你看，對瑜兒你總算盡了做母親的心了吧！怎樣？唉！」

後來，我甚至冒冒失失地例舉那天亡了的，第一個孩子警告她。這一來，妻底對孩子的粗心更不成話了，恨不得終朝啣在口裏。一刻不見，就「瑩瑩呢」，「瑩瑩呢」地亂嚷，即使被絲線攔一下，也「痛麼？寶寶！」地嘮叨着。

有一次，我着實看不過了：

「我看你要嬌慣壞了才安心罷！沒錢人又怎樣呢？我看，要慣死才相信！」

回答是一片沒有料到的模糊的哭嚷。并且繼續嚷了兩三夜，說我存心咒她底寶貝，說

我是黑心肝……從此，我也就少注意孩子的教養了。一則，每天要到學校裏拌幾點鐘的嘴，回來又要儲蓄次一日的廢話，已夠人忙了；二來呢？孩子快滿五歲了，却還像嬰兒樣，一時一刻都貼在母親的胸膛上，臉色紙一樣白，吃淡薄的牛乳都會停食，我又不敢拿出自己的主張來，怕萬一發生甚麼差錯；心想：好罷！好罷！看你把他怎樣！說來，我是同在妻賭氣了。

唉！女人家是多難纏啊！至少，我底女人是這樣。無事地時候，總頑固地稱狠，可是，一有風吹草動，就嚇得像甚麼似的，拏不出主意來了。

日子我還清楚地記得，是五月前一個禮拜日的晚上。夜已深了，月亮像一個蒼白的浮腫的臉在向窗內窺視，突然，妻像鬼影似地坐落在我底書桌對面了，一會，怯生生地說：「方子都用光了！怎樣啊，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我並沒有把眼睛從書上移開，只是漠然地反問。其實，妻說的甚麼，自己問的甚麼，是一點也不清楚的，我那時正抱歉自己底記憶力，已經被許多不必要的廢話弄壞了。

「唔？」

妻還是沒有張聲。從經驗，我嗅到某種不快意的氣味了，於是把鼻子從模糊的字堆裏捉出來，——妻在幽幽地暗泣呢！

「唉！又是這一套！說好了呀！」

這一下，更是手蒙了臉，放開嗓子哭了，好在我雖說吃驚，却還沒有嚇跑了自己的習慣，於是拍着她底肩頭，我唱起慣調來：

「啊，啊，羞呀！——好！是我不是！對吧？啊！說呀！你看，我多難過！」

「你也曉得難過麼？」

「好，就算我是木頭！但是，甚麼呀？」

後來，總算啾啾地犯一切說明白了，還不是孩子的事！

跑進臥室一看，果然，小小的身體只剩一張皮和一付骨骼了，眼臉下垂着，顯出似睡非睡的神氣。

「唉！這就是你當母親的成績啊！」

或許是我們張惶的樣子太嚇人了，瑩兒也突然哭起來。

「啊啊，寶寶，啊啊……」

我一面安慰着孩子，一面抱怨着妻。但是事情已成了這樣，你指着鼻子，我指着眼窩地互相嘮叨一陣，又有什麼意思呢？

「唉，你們的話也難說啊！——還推麼？請醫生呀！」我終於這樣結束了毫無意味的抱怨和着急。

從這夜裏那個留長指甲，說話口水亂濺的中醫起，在一星期當中，中西醫生接連換了三四個；病症，雖說得有點恍惚，但我相信都診斷得不錯：虛弱。可是藥却一點也不見效。

自然，這病不是短期可以醫好，也不是靠藥瓶子藥湯罐可以醫好的。重要的，是在能夠使他喜歡玩，喜歡跑跳，像我自己幼年在田埂上抓泥土玩那樣。總之，要從母親底奶子底下解放出來才好啊！

「怎樣？讓他粗劣些試試看，不要再婆婆媽媽的了！」

妻總算聽了我的意見，接着就買了些運動玩具給瑩。孩子的臉上，不久，果然有點血

色了，這才叫人稍稍安了心。

唉，那騎在小小的自動車上，踏着腳，把臉都給掙紅了的樣子，現在想起來還活現在眼前呢！唉，那蘋果色的臉，……不要想這些了。

的確，沒到一月，孩子就好了多少，彷彿能夠看見他生色，長肉，再少癢着睡眠不足的眼皮，張着小口，拖着妻底衣角，「媽媽，」「媽」地叫着的可憐的樣兒了。

「怎麼？早聽我說，——」

「對！你能幹！」妻笑着截斷我。「只是地方太小了，——呀！當心！」

地方真太小，瑩兒騎着車，不到幾步就碰牆壁，並且空氣很壞，輕輕的煤烟斑斑地貼在流汗的小臉上，暑假能夠搬到市外住一住，那就好了。

「我相信，孩子會發胖呢，只要挨近鄉間住。」

「不是麼？搬一搬好了啊！唔？」

想起來，這也許是我的錯誤了。自己不先提起或許不會搬到這使人傷心的屋子裏來吧？瑩兒也不會閉着他底小眼睛，沒理會爸爸媽媽的哭泣和嘆氣吧？因為，自我一提起搬

搬家的話，妻就每天「早搬好啊，」「你看，儘都服不起原呢，」她同我拌嘴，要我不等到暑期就搬到市外去。後來，真地搬了，而不幸的打擊是來了。……

屋子是坐落在市北的盡頭，一層樓的小洋房，左右有兩三家木料廠，同一些低矮的鑄鉛皮蓋的小屋，除了鋸木的柔和單純的調子，被空曠的田野磨輾了的遠遠的火車聲，沒有一點聲息。走出繞在門前的長長的籬芭，在初夏透明的空氣下躺着碧綠的田地，一住定，好像孩子胖胖的臉已經軟軟地貼在我頰上了。

「你看！好多了哩！」

「不是麼？來！瑩瑩，跳給爸爸看！」

這樣，我們一有閒，總是把孩子的體重，顏色，飯量，玩跳的事當做談話的資料，彷彿就說盡幾代人那樣長的時間也不會敗味。

倘是遇見瑩兒不愛跳動，呆拖着妻叫「媽」，「媽」的時候，妻便像失掉了靈魂似地問：

「怎麼？不舒服？來，媽抱！」

或者，夜裏陰沉着臉，飄到書房裏來：

「唧，今天沒玩呢！……」

「病了麼？……噲？」

「不！連車都沒騎！」

於是我總不能不跑去瞧瞧。可是，總又並沒甚麼：

「不要大驚小怪！任他好了。」

一天星期早晨，妻像剛結婚時一般的活潑，帶着一根秤，跑到書房裏來，說：

「看！重了半斤多！——會像你個大胖子樣！」

「尖嘴！來，盤！參量量看！」

妻也替我更大聲地叫，空氣都被快樂的聲音震響了。可是，我們重了八兩的孩子並沒有跟着叫聲歡躍進來，也沒應聲。

妻惶惑了，灶屋裏的江北娘姨忽然吼道：

「少爺在曬台上吧！太太！」

我和妻也沒想想，就奔到曬台上去。可不是麼，孩子正在牆邊的一只矮凳上面呢。

「媽，看！」鑒車過臉來向我們嚷，跟着又把尖尖的下巴靠在牆沿邊掙糖果往外亂撒着，一面嚷道：「啊！接着啊！」

「啊呀！當心啊！」

我們跑去扶住他，順着小手望了過去：五六個檻樓的小孩子，弓着腰，拐着肩頭，正在一座垃圾堆上小牛似地互相擠撞。這在原先，我們並不知道，因為還沒到籬的那面去呢。

「怪不得我時常聞着怪氣味！」

妻驚慌地說，彷彿真有一股粗大的臭氣，從那些孩子們歡躍着的垃圾堆上發出來，並且像針似地刺入她底鼻管了，拖着鑒兒就要走。

「不，我看！……我不走呢！……」

「還離得高呢！……別人喃？」

「我聞着都頭昏啦！……啊，媽給好東西！」

在妻哄騙了好久，並且答應買一架火車玩具之後，孩子才哭喪着臉，由妻抱着下去了。我却徬徨着，被一種想抱怨人，想發點脾氣的心情所占據。但是抱怨誰呢？妻嗎？鑒

兒嗎？那些垃圾堆上的小英雄嗎？我自己嗎？我通通不明白！

我又貼近牆去。這時一個戴着變了形的黑呢帽，帽簷下露着短烟袋的漢子，拖着一輛方形車來了。接着，許多黑水晶似的眼睛，拋向那車箱去，小小的身體鑽動了。

「小鬼們！又亂撞吧！……讓！」

拖車的人笑罵着。等到拖近土堆，便把車箱上劃着白色字樣的一面取去，兩隻手一推，於是，那滿戴的黑褐色的穢物，便坍掉在那被無數求生的小手掘鬆了的地上，堆集起來。

一場衝撞開始了。

頭亂鑽着，掙膀子互相掀開別人的屁股和腦袋，一個戴便帽的小姑娘，被那大塊頭的孩子撞翻了，於是躺在地上哭罵，一會，她從口裏取出一塊東西瞧瞧，又放進嘴去，接着掙起身子，又擠進混亂着的陣營去了。另一個又被推翻了——不哭！挪一挪帽子，重新擠了上去。……

那已經坐在「車把」上休息着的老頭兒，隨時把煙袋從嘴裏取出，笑着嚷道：

「不要搶！都南分！小鬼！」

我興奮得想要笑出聲來，然而一個模糊的意念使我一怔，火熱的情緒低落了。我慢慢地離開曬台，想着那些孩子，想着瑩兒，想着我在田塍上抓土吃的幼年，想着我是被一種特殊的教育和機會帶到另一種生活裏來了，心裏就難過，……

妻的聲音從沉思裏把我喚醒了。她還在同娘姨吵嘴，說，爲什麼不帶耳朵，偏要忘了開曬台的門！

從這一次起，我對妻付予孩子的關心，發生反感了，她一提起瑩兒的肥了或瘦了，我總是生氣地回答：「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了！」也不看她底臉色。

好在妻也少同我談起孩子的事了，只是不時說些挑釁的話，如像，「孩子今天，」剛說完半句，又突然改換口氣說道：「好！別人不高興聽！」由她對於我底苦笑和不張理的習慣的解釋，她是相信我底位置又發生問題了。

其實出毛病的，倒是我底腦筋啊。

那些求生的小手，舉把我底心情攪亂了，但對這，我無怨意，因爲牠給我機會看清楚

了自己底腐爛。

當我看見自己的孩子，別人的孩子，不管黃的或白的，那穿着海軍服或獵裝，有着漂亮的皮鞋的一切小廢物，我總想撫着那蘋果似的小臉問：

「你們才是娘養的麼？」

我又想，要是把這些戴着牙紅邊的運動帽的寶貝，扔同那垃圾堆去，恐怕會像被藥的小耗兒似的死去吧！

唉！瑩兒倒做了第一個殉難品啊！這是偶爾中了我底鐵語，也是支配着每個生物的法則底必然結果呢？我們這些單吃不做的灰色生物，已經失掉生存的自然能力了，就連幼者也受了我們空虛生活的累！

要是我像自己的父輩樣，在烈日下，在風雨下，推着犁頭，揮着汗水，用自己底手爭取自己底生存，那，瑩兒會正筋蔴蔴地騎在大黃牛的背上，大聲武氣地吼着山歌吧？唉！我咀咒這空虛的生活，咀咒那我僥倖得到的特別的機會和教育，……

一天，我正從學校裏回來。剛跨進門，一片吵嚷聲把我驚嚇住了，一間，又是孩子！